

尷尬的拼音

不知何時，內地一些地方掀起了英語標識改拼音的風潮。春節路過車站和機場時，特意留意了一下。有的車站出口、入口，原來的英文標識「EXIT」，改成了漢字拼音的「CHUKOU」；地鐵換乘機場方向的「TO AIRPORT」，也成了「JICHANG」。

輿論分成截然對立的雙方。一種認為，這是對國際化的倒退；另一種卻是極力叫好，甚至上升到獨立、自信、平等的地步，將反對聲音斥為「賣國賊」。

姑且拋開觀點，只談實用性。本來外國人看到「EXIT」「AIRPORT」，就可很清楚地自主行動，如今卻不得不聽聽詢問，白白浪費了人力時間。萬一發生緊急狀況，本可按「EXIT」提示快速逃生，而今卻徒增貽誤、擁堵風險。其次，拼音給誰看的呢？中小學生都可以識別的漢字，何必畫蛇添足？可能只有低齡幼童對拼音還有些興趣。但這個群體，基本上是由成年人帶領外出，有幾個需要靠拼音行動呢？也就是說，拼音淪為毫無用處的擺設。

語言只是一種溝通工具。英語仍是最常用的國際語言，這毋庸置疑。況且肉眼可見，在很多地方，歐美、日韓、東南亞，漢字標識越來越多，以吸引中國遊客。硬要「被迫害妄想症」，將英語上升到文化滲透，為了一種盲目虛無的「自信」，將外國人士「勸退」，受損的只是中國人自己。實際上，為英語改拼音叫好的，大都從來沒有出國。越閉塞，越固化信息繭房和孤島。

再者，漢語拼音用的也是拉丁字母，難道也棄之不用，只用ㄨ、ㄩ、ㄨㄨ等注音符號？只怕一些心潮澎湃的「愛國者」，又會不假思索，誤以為這是日語假名，給扣上「漢奸」的大帽子。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來「電」的日子

北方的冬日生活裏，有哪些是在南方無法體驗？大雪天氣、徹骨寒風、凍結的湖面、閃亮的冰棱子……還有一樣：無處不在的靜電。早上，起床，準備洗漱，剛擰開水龍頭，手就像被刺了一下。穿戴整齊，要上班去了，打開門把手，又挨了一下。路上碰見熟人，友好地拉下手吧，卻都做了對方的「刺客」，「嘩，咱倆過電啊」，此時，這大概是最通用的解嘲語了。這種突如其來的感覺，就是靜電。

因為天氣乾燥，北方一到深秋，靜

電就如幽靈遊蕩在生活的每個角落，走過整個冬季，一直晃到開春，空氣濕潤了，來電的日子才悄悄離去。靜電帶給人的感受，很難用語言描述，像打針麼？沒那麼疼；像蟲叮嗎？更加銳利。

靜電不可預期，防不勝防。有時來得極為強烈，兩手相觸，「啪」聲可聞，如是夜間，「過電」成了「放電」，肉眼可見閃過一點甚至一串火花。大部分時候，靜電好比熊孩子搞的惡作劇，讓人心煩，卻不造成實質的傷害；趕寸了，碰到電器或可燃之物，卻

可能釀成火災甚至爆炸。媒體上多次登過靜電灼傷人的報道。

網上流傳着許多防靜電的妙招，比如使用空氣加濕器，又如不穿容易產生靜電的化纖衣物。以我的經驗，在今日的環境下，身上沒點兒化纖製品很難做到，加濕器無法覆蓋所有空間，而且室內空氣的濕潤需要較長的時間。電商把靜電當作商機，各種靜電消除器賣得不亦樂乎，效果如何，我還沒有親測。

多年的北方生活，我摸索到的最簡便有效的防電小竅門是隨時自我放電。

當天氣冷到出門需穿上厚外套的時候，就給自己提個醒：靜電已蠢蠢欲動，該加強防範了。從室外進到室內時，觸碰鐵器或與人握手前，事先摸一下牆，稍停留幾秒鐘，便可成功避免靜電侵擾。此時的你，已不再是一條逢人就來電的「電鯉」，大可放心大膽地四處伸手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財不露白

之一。作為內地最大的門橋式起重機生產基地，長垣的門橋式起重機佔據全國約六成市場，產品遠銷至南美、非洲、中東、歐洲等地。賺得盤滿鉢滿，礦山等企業年終獎疊成「現金牆」其實早已有之，只不過在今年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都節省開支的情況下，縣城企業卻在大把撒錢，便格外受到關注。

《增廣賢文》有言「客不離貨，財不露白」，作家莫言在《晚熟的人》中也表達過「財富不露白，露白必招賊」的民間生存智慧。不過，長垣的企業家

老闆似乎並不讀《增廣賢文》，也不讀莫言，財富外溢反而成為他們的生存手段。

長垣一家民營醫院二〇〇六年開業運營時，在醫院顯著位置「故意」停放一架直升機，對外宣傳打造「空中120」急救網絡，這讓周邊幾個縣市民眾都知道該醫院「實力不俗」，繼而產生這裏的醫生肯定也不賴的連帶印象。在今年春節大額獎金事件後，河南礦山負責宣傳的人員透露，正月初六第一天上班，該公司整個銷售大廳就喜迎新春開門紅，訂單更多也更

大，並吸引很多人到公司投簡歷。兩次炫富，都將廣告營銷效果拉滿。

當代商業的宣傳競爭排斥「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的低調，傳統智慧警惕的可能招賊、失財的「露白」，在今天而言，或許也可能變成引財、發財的手段。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天問·屈原》

以戲劇學習歷史乃近年受到教育界推崇的活動。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以往幾年都曾舉辦類似活動，包括話劇《細說王安石》和《何者魯迅》。上月我在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觀賞的舞臺劇，就是由該中心主辦，觀塘劇團製作的《天問·屈原》。

一般市民對屈原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他與端午節有關的傳說故事。事實上，屈原乃是戰國時期楚國大臣，他心繫國家，全力輔助楚懷王對抗秦國。可惜時不予我，屈原受到貴族攻擊而被罷

職，最後鬱鬱而終。屈原是一位愛國詩人，其作品《離騷》、《九歌》憂國憂民，流傳後世，受人敬仰。另有收錄於《楚辭》的《天問》，全篇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上至天文，下至世情，無一不問，警醒人心。

舞台上的《天問》劇是教育界的創作，既讓觀眾認識中華文化，亦讓參加者透過戲劇共同奮進。全劇以現代為切入點，小學的師生排演有關屈原的話劇，老師向學生循循善誘，介紹歷史故事之餘，亦引導學生發掘自己的夢想。

戲中戲就是屈原的生平，從屈原的青年時期，以至盛年時為楚國盡力抗敵，到晚年未竟全功。戲中戲的主線集中在屈原、楚懷王，以及幾個貴族大臣之間的關係，符合史實，條理分明。另亦有其他情節，表揚屈原關心民情，由是全劇開首和尾聲都有群眾場面，有歌有舞，聲勢浩大。

雖然主創人員和幾位主要演員都是具資歷的戲劇工作者，但我更留意由學生參與的部分。全劇有大、中、小學生擔任演員，當中由好些小學生飾演劇中

的小演員，生動活潑，機靈聰敏。其中一個小角色希望參加航天計劃，連繫到中國的航天發展，與古時屈原創作的《天問》互相呼應。雖說有點借題發揮，但是全劇引導年輕人應有探索精神，將航天事業對比於任何學問，此乃遠大目標，值得推崇。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隨莫扎特舞進兔年

步入兔年，全國在三年疫情後的首個解封新春迎來了久違的活力。恰逢剛剛度過的一月二十七日莫扎特誕辰二百六十七周年，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套這位古典音樂天才歡快的《舞曲與進行曲集》。DECCA唱片公司於一九七二年發行了此套五黑膠裝的專輯，由奧地利指揮大師威利·博斯科夫斯基執棒維也納莫扎特室內樂團灌錄。封套採用的是十八世紀法國洛可可時期的風俗畫家尼古拉·朗克雷《卡瑪歌小姐》作品局部。

在往期的專欄中我曾提到，許多莫扎特的名版唱片均採用了十八世紀

法國洛可可風格的先驅安東·華托的「雅宴體」作品。作為華托忠實的追隨者，尼古拉·朗克雷將「雅宴體」風格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二者還都從舞臺劇中汲取創作靈感。《卡瑪歌小姐》畫中的女主角瑪麗·卡瑪歌乃是十八世紀法國著名的芭蕾舞明星，在當時的巴黎歌劇院留下了諸多名場面及舞蹈技術上的革新。畫家創作了數幅以卡瑪歌為主角的作品，足見他對這位女舞者的青睞。在風景如畫的靜謐林間，朗克雷筆下的卡瑪歌身着一席彩色花卉鑲邊的白裙在畫面正中翩翩起舞。一個小型室內樂隊環

繞在她周圍：右側坐在灌木叢前的幾位樂手或吹笛或拉琴在為她伴奏，畫面左側站着一個為她打拍子的鼓手。遠眺的雙眸、揚起的雙臂和抬起的左腳，顯示出舞者卡瑪歌沉浸在音樂中忘我起舞的狀態，優雅且唯美。陽光明媚的戶外、鬱鬱蔥蔥的林間、輕鬆愜意的氛圍，外加恬淡雅緻的色調，朗克雷完全承襲了華托的「雅宴體」畫風。這套五黑膠的莫扎特《舞曲與進行曲集》不僅是名版，其特別之處還在於內頁中附有各種舞姿的着裝及圖示，讓觀者可以音畫同步地領略十八世紀洛可可時期的舞蹈風貌。



「碟中畫」《舞曲與進行曲集》/
《卡瑪歌小姐》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美人米能被稱作「水鄉恩物」「素面白月光」，是有點東西在身上的。

照理說，作為炎黃子孫，每一份對「米」的熱愛，應該是扎根於土地中，浸潤在農田裏的。可唯有它，敢不與眾人同，輻光養晦荷塘中，長大之後，就成了被津津樂道的「江南水八仙」之一。從這時起，「米」也有了「鮮」味，當地人用果實形狀命名，喚作「雞頭米」；再早一點，是跟荔枝平起平坐，讓楊貴妃念念不忘，也稱「美人米」。

作為水生植物，美人米是蓮子的近親。那句「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餘韻之下，也藏着美人米的身姿，想吃到鮮中極味，這裏才是終點。所以美人米新鮮與否，價格天差地別，產量少、營養高、工序繁，實為「水中珍珠」。至於曬乾之後一轉身，你就不陌生了，那是家家戶戶耳熟能詳的「苡實」本尊。

新鮮的美人米，一年採一回。立秋下水，在荷塘裏摸索到花苞下的根莖，手起刀落。之所以價格昂貴，第一對水質要求極高，蘇州是公認的最佳產地；第二採下之後要跟時間賽跑，趁着鮮嫩，人手一顆剝出。上桌時一勺吃下一大口，可這背後着實粒粒皆辛苦，在很多人心中，可比三蝦麵、大閘蟹珍貴多了。如果保存得當，從秋天到冬末，都能尋到它的身影。榮獲米芝蓮三星的素食餐廳「京兆尹」，便將它放在了小寒菜單中，一道核桃蜜豆美人米，飽滿圓潤，甜嫩彈糯，把水中清香盡數顯現，江南風光如展眼前。好米養蚌珠，光是這嚼勁也鶴立雞群，不怪連老舍先生都對它青睞有加，要買點菱角和雞頭米，才不錯過嘗鮮的資格。更不用說「紅樓夢」中賈人用心，將它跟紅菱、板栗蒸糕一起送給湘雲，引以為傲的食物背後，是滴水不漏的心思。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闖紅燈的懲罰

過年回內地，三年未歸，看什麼都新鮮。

在過馬路等紅燈的時候，我突然發現街對面的人行道旁豎立着一塊相當大的顯示屏，屏幕上顯示的是一些監控截圖。再一看，截圖上的地點不正是我所在的路口嗎？再仔細一看，截圖上都是在這個路口闖紅燈的人。原來，這是闖紅燈者的「恥辱柱」。

第一反應，這種「公開展示」應該很有用吧。除了對當事人的懲罰之外，對於其他在路口等紅燈「蠢蠢欲動」想要隨時闖紅燈的人，考慮到自己的「尊容」此後會被掛在大屏幕上反覆播放，想必會起到很好的勸阻作用。我特地查了一下，一些地區行人闖紅燈的罰款僅僅十元人民幣，執法成本又高，相比起這「聊勝於無」的懲罰，「公開展示」或更簡單有效。

第二反應，是這違法嗎？會不會侵犯了當事人的隱私權或者肖像權？我和律師朋友聊了一下，朋友提到與其類似的，是執法機關對於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第三街

第三街，無數次被置於收件人寫着我名字的信件上方，成為我在這座城市生活的證明。那些信件，大部分是各類賬單，由機器格式化地列印，連信封都千篇一律，沒有什麼特別，於我卻十分重要。我帶着它們與需要住址證明的機構打交道，櫃位另一邊的目光重重地瞥下來，通過檢視它們來核驗我是否真實。這種「證明式」的存在，或許正如第三街之於這座城市。

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南向北筆挺地插在西營盤的低半山上，與東西走向的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加上為了避諱命名的高街交錯，讓西營盤的目字形更加醒目。第三街略有不同，它的水街至薄扶林道聖安多尼堂一段向南彎曲，並未一橫到底，像一條上翹的尾巴，打了一個柔和的結，如同曲譜中的裊裊餘音。這一段「尾巴」的位置，本名炮台道。一八四二年，因其山勢陡峭，駐紮城市的軍營將炮台修建於此。及至一八九〇年代，成為貿易重地的西營盤開始發展，第三街吸足了經濟發展的養分，道路兩邊

的學校、唐樓開枝散葉，不斷延展，直至與炮台道連結，將其收入「囊中」。

每個清早，不論風雨交加還是風和日麗，我必須從蝸居的唐樓出發，開始一天的勞作、努力過活；夜歸，街道寂然，偶爾在街角的小店選兩三隻不算太靚的蘋果。我知道，這條街真正的主人，從不是自己，正是那些白晝和夜晚都駐守在自家店舖裏的人或是貓，他們氣定神閒地在這裏長大然後衰老。

四年前，租住的唐樓清拆。前日，舊地重遊，原址重建的高檔住宅獨樹一幟，與周圍的街市和教堂格格不入。打聽租金，數倍於「從前」。底氣不足的我，終究無法再搬回這條街居住，但我仍然感激它曾經收留過我，在我開始打拚的日子，有落腳之處。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